

# 我们的辞旧与迎新

在海外华裔青少年的笔下，虽然和2020年说再见的方式各式各样，但对2021年有着同样的期待——疫情消散，生活如常。

回望2020年，他们看到了被新冠肺炎疫情吞噬的生命，看到了受疫情影响倒闭的企业，也看到了教育形态的变革……他们带着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进入了2021年。在他们的眼中，疫情改变了当下，也影响着未来。为了实现梦想，他们用中文写下了一个个具体的新年计划。正如一名作者的母亲所言：“好好耕种，期待好收成吧！”



古书今读（十）

书于竹帛（上）——写在哪里

## 看中国古书 为啥老点头？

熊建

今天的书，基本特征是用墨将文字印在白纸上，所谓白纸黑字。古代，尤其是印刷术、造纸术发明之前，人们把文字“弄”在形形色色的材料上。

这些材料可分三类：动物、植物和矿物。动物类材料有龟甲、兽骨，植物类材料有竹简、木牍，矿物类材料有玉石、青铜。刻在甲骨、兽骨、玉石等坚硬材料上的文字，一般称为铭文；记载于竹木等易损材料上，才称为书籍。《说文解字》就说了：写在竹帛上才叫书。

因此，中国书籍的出现，始于竹简的应用，继之以帛书、木牍、纸卷，再到今天的电子文本形式。而作为源头的简牍古书，虽然今天已经基本退出应用，但仍影响着今天的书籍形制乃至阅读方式。

举个例子，读中国古书是从右往左读，从上往下看。这种书写和阅读方式，直到晚近时期才逐渐开始转变。为啥这样？学者钱存训认为，这种特点与中国文字的构造、书写材料、应用工具以及生理、心理等因素有关。

造字时期的先民，生活在黄河流域，当时的温度比今天高，竹子遍地，于是多取材竹简以写字。竹木材料的纹理走向是竖直的，与毛笔书写大多从上到下的笔顺相协调；再者，用竹子劈制的简牍比较狭窄，只能容得下单行书写，这多重因素组合在一起，促成了独特的书写顺序。

至于从右到左的成文方式，钱存训认为，大概是因为古人习惯用左手执简、右手书写，将写好的简牍按顺序置于右侧，由远而近，再把一片一片竹简编联起来，从左向右一卷，收藏起来，打开时从右向左开，因此形成从右到左阅读的习惯。

有这样一种说法：西方文字横着写，看的时候人不停摇头，体现了西方人的理性和质疑精神；汉字从上往下写，看的时候人不停点头，说明中国人容易盲从和轻信。推论就是：前者“正是西方文字中深藏不露的理性之根，是打造现代人理性意识的重要因素；后者则是落伍的、低效的”。

这是没有道理的比附。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，中国文字的书写方式，是由所采用的书写载体决定的。而文字的直行排列没有减低阅读效能，而是正好相反。

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、世界阅读学会首任会长威廉·格雷，曾对世界通行的各种文字阅读速度加以比较，结果证明“直行阅读实较横行阅读为快”。因为中国文字的单字所占面积较小，视力含盖的范围较为广阔。

心理学家也说过，中国字的特殊排列也许和眼皮下开合的情况有关，也就是说，更符合人体视觉器官的构成。

结论就是，文字的排列顺序和阅读效力，主要与文字构造、书写材料和工具有关，跟什么理性、盲从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
## 网上研习中国诗词 体味文化之美

日前，202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华文教师网上研习班邀请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，以中国诗词为主题，用讲故事的方式，让海外华文教师在体味诗词之美的同时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英国林肯市中文学校方小华校长说：“我们的华文学校虽然只有几十个学生，但我们听到了这么好的老师讲的课，没有想到诗词能讲得这么美。”

来自爱尔兰的金晓鹏表示，腾飞的中国和华文教育的发展，让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。“此次培训让大家感受到作为一名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的使命，也认识到学习中国古诗词的意义。”

来自巴西的张颖说：“诗词是中国文化瑰宝，中国诗词课不仅是语言教育，还能够让巴西人民更加了解和理解中国文化。”

来自德国的刘冬云说：“通过此次诗歌讲座，学到了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。希望能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将来的教学中，让学生更加有兴趣学习古诗，体会中国文化之美。”

来自英国伦敦的华文教师王艺霖说：“通过此次线上培训，让我更加明确了作为中文教育者的目标与方向。”

来自马来西亚的陈银心表示，研习课程内容丰富扎实，主讲老师才学兼备。“通过培训，我明白自己在教学路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希望将来能通过深入浅出出的讲解方法，留住每个华裔子弟学习中文的心，引领他们热爱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。”（孟德宏）

我的二〇二一福袋

薛裕果（六岁）



（寄自荷兰）

## 期待疫情消散

崔策（18岁）

2020年是与众不同的一年，带给我很多改变。2020年年初时，我还是一名高中生。当时最大的兴趣是打球、打游戏和数学竞赛。那时候，我的目标是高考取得好成绩，数学竞赛能获得全市前几名，平时可以做做运动、打打游戏。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打球打不成了，数学竞赛也被取消了，只能待在家里上网课、复习、打游戏。

高考过后，我上网查感兴趣的专业时，突然想起几个月前在大学博览会上听说过的专业——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，便填报了该专业。让我感到幸运的是，我被录取了。

2020年9月，我入读大学，才发现大学学习没有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简单。每天早上7时起床上课，课后的作业非常多，差不多每天都要做到晚上12时。不过，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，渐渐习惯了大学生活，觉得压力没有刚入校时那么大了。

2020年10月，我重新加入爱华中文学校周末中文课的学习中，当时想的是如果我的中文水平得以提升，再加上我的专业能力，会在未来更有就业竞争力，我更向往的是回中国发展。

虽然大学相对自由，但同学们都是因为喜欢这个专业而来，都很努力上进，如果想在班里脱颖而出，除了比别人更加努力，并无其他捷径。最近，我又多了一个兴趣——程序设计。

2021年来了，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疫情能够尽快结束，一切回归正常，可以像往年一样坐飞机回国，探望家乡的亲戚朋友。我的目标是更刻苦地学习，继续练习程序设计，希望将来能够参加算法竞赛。我还希望在入读大二后，能够得到“荣誉认可”。

（寄自西班牙）

## 盼春日

冉书菲（16岁）

2020年是一辆沉重的列车，可它仍然去得匆匆，一如过往所有年岁的道别。

对于我来说，回顾这一年，如果有什么细小的事情值得我去记，那大抵是哪一家的哪一款奶茶比较合我口味。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我的2020，应该是“网课”。

2020年五六月时，天气试探着释放出一点初夏的气息，风里的柳絮越吹越少时，我意识到天公已经含蓄地将春撵走，宣告了夏的到来。整日栖宅下来，终日面对那不甚宽敞的两方窗，几十片窗页翻转间是曦月交替、寒暑更迭。因为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朝西，我日复一日地拉开、关上百叶窗，向太阳讨了每日不重色的胭脂，一条一条涂在墙壁上，也没能换得春芳暂歇一脚。进而开始喟叹，怎会有“门掩黄昏，无计留春住”这样的佳句。

我喜爱春天，它像是一片星落如雨里稼轩蓦地回首一瞥，也像是墙外东坡驻足听到的佳人笑

声。我怀念春天，当然其中有它为相册贡献了不少色彩明艳的照片的原因。对于有些照片，我是十分得意的，发到朋友圈里，得到大家的认可，也令我心气高涨。而那些用着五颜六色的头像的人，也都是曾在我心里播撒过春天的人。

我想对2020年说：“如果你在听的话，我觉得绞尽脑汁写出来的这些足够去总结你啦。作为意义非凡的一年，我一定会经常想起你，你觉得这算不算是一个体面的道别呢？”

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，刚好瞥见消息栏里不知谁发了一句“还有几个小时就是2021了啊”。我们在感慨2020举步维艰跋涉过的万水千山，从而自发将这一年里没能实现的幸福与希望寄给来年，这有些像长辈对晚辈的殷殷期许。但实际上爱是温暖的，是蒸融的春气，是团圆饭桌上腾腾的水雾氤氲。

2021还是来了，我期盼着生机勃勃的春日。（寄自加拿大）

## 回国体验大运河文化

魏万昀（9岁）

2020年，我9岁。在这一年，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——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大家的生活。

疫情严重时，学校关闭。待在家里，我和姐姐上丹麦语学校的网课、做作业，妈妈在家工作的同时辅导我们姐妹俩学中文，周末我和姐姐一起上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开设的实景课堂。每周，爸爸一人出门到超市购物一次。那时，我隔着窗户，朝大街上观望，街上冷冷清清，没车也没有行人。

疫情得到控制后，我和姐姐可以回学校上课了，学校生活和以前大不一样。我们学会了随时洗手，至少每过一小时就要洗一次手；也学会了保持社交距离，教室里面的座位都要相隔两米，在上一节课的同学不能超过10人，原来的班被分

成了几个小组上课；同学之间也不能够拥抱，班上集体给同学过生日的活动也取消了。

盼到了暑假，一直心心念念的回国过暑假计划也实现不了了。刚满12岁的姐姐终于能参加她期待已久的“寻根之旅”夏令营了，却因为疫情搁置了。

我们只能待在丹麦度假。假期里，我和姐姐除了打羽毛球外，就和妈妈一起学中文。中文学校组织我们参加大运河文化线上夏令营。夏令营的云课堂，每天1个小时。我和姐姐坚持参加，在线上领略山川秀美、城市繁华。

2021年来了，我盼望着疫情消散，生活恢复正常；盼望着能够回国，游览大运河沿线城市，体验大运河文化，品尝大运河美食。

（寄自丹麦）

## 好好耕种，期待好收成

赵嘉丽（15岁）

时间穿梭而过，不知不觉间，2020年已成过往。回看这一年，它的平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，想到被疫情吞噬掉的生命、被迫倒闭的企业以及失业的人们，让我似乎看到一个张开魔爪的怪兽在肆意地伤害人类。

2020年3月，荷兰开始实行相关措施，爸妈不能出门工作，我们不能回学校，但庆幸的是学校开设了网课。在这一年里，我从初三升到了高一。老师给我们“打预防针”：“高中的课程不比初中，需要你们具备自律的学习精神……”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，不管什么困难都要想办法克服。如何上好网课也是一个考验，我定了一个16字的自我要求——准时上线、专心听讲、积极提问、认真作答。渐渐地，我适应了高一紧张的学习过程。考试周前，我制定了复习时间表，可喜的是成绩不错，冲掉了疫情的压抑。还记得爸妈

得知这个消息时，准备了我爱吃的菜，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，并对弟弟说要向姐姐学习。

利用课余时间，我在网上了解有关疫情的各类新闻。在这场全世界抗击疫情的斗争中，中国全国上下一条心，涌现出很多让人敬佩的英雄，他们的事迹感人肺腑、鼓舞人心。

说到2020年，它的故事就如电影般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呈现。我想，这一年给我们上了一堂课，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考。

我看到媒体报道，目前已经有几种疫苗问世，希望疫情能早日消散。

2021年已经闪亮登场，黑暗中的曙光即将到来。正如妈妈所言：“2021是牛年，牛马年好种田。”我也相信，大家都努力耕种，让我们期待好的收成吧。

（寄自荷兰）

## 埃及小伙刘正曦： “想打造一档节目增进中埃交流”

吴鹏娟

曾多次参加“汉语桥”比赛的埃及男孩刘正曦，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研二学生。2020年，他再次结缘“汉语桥”，担任第十九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出题官，结识了许多爱好中文的新朋友。除了参加比赛，他还录制相关节目，每天过得忙碌且充实。

### 用专业知识帮外国人学中文

刘正曦在埃及读大一时曾参加“汉语桥”比赛，但那时的他只会说“你好”“最近怎么样”这样的简单中文口语；在他读大二时，再次参加该比赛，成绩提升很快，获得了埃及赛区二等奖，但还是没有获得到中国参加比赛的机会；到了大三，刘正曦申请到孔院奖学金，到南开大学留学一年。在这一年中，他的中文水平有了极大提升，这让他怀抱信心在读大四时，再次参加了“汉语桥”比赛，获得埃及赛区非常好的成绩。让他感到幸运的是，有机会申请到奖学金到中国传媒大学

播音专业攻读硕士学位。

刘正曦发现自己所学的播音知识对外国朋友学中文帮助很大，就常在“脸书”上分享相关知识，还帮助口音较重的朋友纠正发音。“我希望学好专业知识，将来可以传播中国故事和文化。”刘正曦说。

刘正曦告诉笔者，他的“脸书”账号粉丝有数千个，其中不仅有自己之前的同学，还有他就读大学中文系的老师。“他们跟我一起学中文，让我倍感荣幸，也很有成就感。”刘正曦说。

### “中国是我的第二个家乡”

在刘正曦印象中，中埃关系友好，“很多埃及人会过春节、端午节等中国传统节日，大家还会一起看中国春晚、吃粽子、赛龙舟”。除此之外，埃及还有唐人街，能见到正宗的北京烤鸭、四川火锅等美食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美好的记忆。

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，刘正曦更是真切地感受到中埃两国是好兄弟、好伙

伴。“在中国抗疫艰难时期，埃及向中国提供了抗疫物资。当埃及抗疫时，中国向埃及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，携手并肩、合作抗疫。”刘正曦如是说。

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，不少外国人离开了中国，但刘正曦和朋友们却选择留在中国。“我们把中国当做第二个家乡，希望能为中国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，也相信中国能控制住疫情。”

疫情期间，刘正曦不仅与中外歌手同唱歌曲《让世界充满爱》，传递战疫信心，还当起了所住小区的志愿者。“社区基层人员年龄较大，每天要为我们测体温、发口罩，比较辛苦，我和朋友们就以志愿者身份加入疫情防控队伍。”刘正曦说，“希望通过此形式表达我们对中国的感情。”

### 为增进中埃交流贡献力量

相关数据显示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，越来越多像刘正曦一样的外国朋友选择到中国学习。“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外



刘正曦在录制抗疫公益歌曲。

国人学中文不容易，但是看到来自加拿大的大山老师不仅能说相声，还能说绕口令，后来大家发现外国人还可以挑战戏曲、播音等，就对外国人学中文有了新的认识。”刘正曦说。

在中国留学这几年，刘正曦学会了相声和大鼓，也参加了不少电视台的节目。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受湖南卫视邀请感受当地贫困区——十八洞村的蜕变。“很荣幸作为见证者，看到这个原本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变得越来越好。”刘正曦说。

“如果将来能在中国发展，我希望可以做一档节目或打造一个交流平台，用阿拉伯语给埃及人讲中国故事，用中文回答中国受众对埃及的好奇，这样能为拉近中埃两国人民的关系、增进两国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刘正曦说。